

羅家倫
主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俄事警聞

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印行

癸卯十月廿七日

即西歷一千九百零三年十二月十五號

大曜 第一號

編輯所上海新馬路華安里七百另三號俄事警聞社

俄事警聞

送閱三天

發行所棋盤街中市

本社廣告

同人因俄佔東省關係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此事之策社員見聞淺隘不足為全國耳目閱報諸君如有要聞迅請寄示俾得刊入報端普告全國

本社徵文廣告

本社擬為各種社會代籌其能盡之義務著之論說以備採釋同人不才謀慮難周閱報諸君有熟悉此各社會情形者請撰寄本社當陸續選登題目如左

警告國民 文白

告各新聞記者

告出家人 白

告闖少 白

告吃洋飯者

告教民

告仇教者

告盜賊 以上白

此外如有集論宏議詩歌小說凡關涉俄事者不拘體裁均請惠寄本社刊登報端幸甚

對俄同志會廣告

同人擬組織對俄同志會以研究對付東三省問題之法閱報諸君表同情者請開姓名住址投函上海新馬路華安里七百零三號俄事警聞社報名以便議事時函請出席

告政府

告外務部

告各省疆臣

告領兵大員

告駐各國公使

告駐俄國公使 以上文告保皇會

告南洋及美國商人 告立憲黨

告寓日本商人 以上白告革命黨

告前日拒俄會會員 告守舊黨

告義勇隊 告厭世派 以上文

告和平變法派 以上文 告招官者 白

告各會黨 告科舉家 文

告馬賊 告各省紳董 文

告全國父老 告各省富民 白

告全國兒童 告村塾師 文

告全國女子 告道學先生 文

告州縣官 告文人墨客 文

告幕友 告工

告候補官 告小工

告洋務人員 以上文 告商

告將弁兵丁 告農

告漁 告娼優

告無業游民 告乞丐 以上白

告江湖術士及賣技者 告東三省居民 官話

告做善舉者 告北京人 京話

告媚神佞佛者 以上白告湖南人 湖南白

社說

普告國民

嗚呼國亡矣國亡矣我同胞猶酣睡而不覺耶印度之亡也分據獨立者數十年波蘭之亡也起義抗拒者三四次我同胞日日悲印度悲波蘭而竟印度波蘭之不振若耶誠使我四萬萬同胞俱已斷頭絕迹質滅勢盡而以此三萬萬方里之曠土為白人增一新世界則亦已耳而乃蟬蟬蠢蠢惜生命如故貪富貴如故代名譽如故爭竟氣如故尋警隙如故獨於生命富貴名譽之泉原意氣警隙之至重至要者乃夷然聽之耶不觀東三省耶俄人駐兵以來被虐殺者幾何被劫奪者幾何被侮辱者幾何我同胞乃夷然若無所睹耶其必待身受之而後知痛知恥耶嗚呼各國實行瓜分之條約英人瓜洲總督之派遣身受之日至矣我同胞其遂夷然以待盡耶其必將羣起而抵抗之然禍患既至則敵衆而我分必無幸矣而吾今日尚不敢決我同胞將歸於力分敵衆之故而必不抵抗然他日禍已剝膚始起抵抗我決其事之無成也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方今強俄首難尙在各國協約乍定未發之一瞬間吾尙得竭全國之力以抵抗一俄而顧乃遲延觀望若坐待各國合力並進之時而始為將死之一鳴者何耶瓜分之圖傳之殆十年矣勢力範圍既已明著於條約但以各國慎於發難又知我同胞排外之熱力尙盛而彼立憲之國民命至重不肯輕於一擲於是以前戰以教戰以路礦政策戰以治外法權戰務以培養我同胞之奴性使極深不可拔而後取之如拾芥焉然苟如此其事尙迂我同

胞或一覺焉尙得乘間以登抵抗之力乃彼俄人者本先代遺訓專行侵奪主義又悖于內亂則欲啓外釁以洩之而我國外交之軟弱賄賂之公行又爲其所素悉而其力又不憚於實行於是始於密約終以強佔而東三省非復我有矣求取不瑕駭駭焉有侵入他國勢力範圍之懼彼各國爲各保其條約已有之權利起見而又實驗於我同胞抵抗之力之銷滅自非大愚惡有不按圖而索取者是故各國實行瓜分之舉非各國效尤之咎而俄實迫之非俄人專其咎而實我同胞之無抵抗有力有以速之也烏呼亡國以後我四萬萬同胞身受奴隸牛馬草薶禽獮之禍見果求因無可挽回其痛苦當何如耶烏呼往者已矣危亡絕續尙有此協約未定之一瞬間以容同胞乘此機會并力拒俄以遏羣虎之野心而返虞淵之落日而我同胞尙漠視而空棄之必欲沾奴隸馬牛草薶禽獮之痛苦而後已是甯非亡國賤種歷劫不可懺悔者耶邇者朝野上下稍知此事者亦既痛悔前日聯俄之非而注意於宜戰然此僅如石火之一見厲風之衆濟結眉束手毫不見有實行抗拒之準備夫豈不曰兵無用耶倘無着耶雖然英德之練華兵俄人之撫馬賊吾兵果不可用耶暮夜之芻豢有司之中飽紛華靡麗之消費以置械充餉而尙不足耶烏呼我同胞以奴隸馬牛草薶禽獮之禍爲樂則已耳果其以此爲痛苦而欲消滅之者則胡不及今大禍未臨之時盡四萬萬人之力量屏除一切以圖之有身可委則委于此有產可破則破于此直接之力無弗竭焉有舌

述俄國答書之意旨雖不知其詳然世人皆謂必待日本外務大臣與俄公使再開會議而後能決定又云日本商民於下議院解散之舉甚爲安心因知日俄交涉有和平之望也又日皇有勅令明年西三月一日爲議員總選舉之期

同日神戶電俄國忽有內亂蔓延各地恐無暇增兵於遠東
以上譯西十二月十四號字林西報

西十二月十三號電法國外部大臣德加爾言吾料俄日協商必能各償其願 譯西十二月十四號文匯報
●法使調停○法國公使言於外務部曰貴國如欲速結東三省問題使俄國撤兵則俄國公使之所要索不可不承認數事如是則吾當居間調停之中國政府排俄之意既決以爲俄法聯盟法使專爲俄地擬不慮其請惟未得日本政府協助之確證故尙虛與委蛇昨日那桐及陶大均先後訪內田公使商議陶蓋奉慶王之命以往云

●法國與福建○中國外務部詢於閩督法人有建設福建全省鐵路之議否該督以無之對 以上譯日本十二月十日大阪每日新聞

●那桐訪日使○昨日那桐氏謁內田公使密談甚久談後卽由內田公使發一長電告日本外務省 譯日本十二月十日大阪朝日新聞

外論

論俄日協商

可謂此有筆可書。此有身能運動。運動此間接之力亦無弗竭焉。極至垂死之人有一分之力可盡必盡之。赤貧之戶有一文之錢可捐亦捐之。盡四萬萬人轉瞬必滅之身以委之。竭四萬萬人轉瞬必盡之財以捐之。積土成山。莫之移焉。灑鶴成江。莫之禦焉。況其有官體有神智有黃帝以來四千年之歷史者耶。以此摧敵何敵不摧。以此舉事何事不成。況彼俄人內有虛無黨之窺伺。外有英日各國之猜忌者耶。嗚呼一瞬之誤萬劫不復。我同胞尙不返觀而深省耶。吾將爲我同胞各就其平日之地位之宗派而以所見代揭一瞬間能盡之義務以促我同胞之反省而先痛哭流涕爲此四萬萬同胞之普通言。嗚呼願我同胞不以其不文而一覽之。并各自就其地位若宗派而猛省之。他日舉以相証。恐本社各篇所言之義務不能盡其十一而我同胞身受之禍自怨自艾將有十百於吾今日所言者。嗚呼奈之何尙瞢睡不覺耶。

要聞

●要電彙譯○西十二月十二日電昨晚羅使照會日本外務大臣言俄國將允日本最近要求之條款然則俄使既有答書俄日又將會議矣

同日電日本下議院議員雖百計攻擊內閣然日皇諭內閣大臣始終於日俄交涉之事故內閣大臣之位不至爲下議院所搖動

同日神戶電內閣各員皆盡心力於外交問題無退志又云日本駐俄公使栗野氏前日致長電於日本政府

十二月十四日即禮拜六日本報所記之事證以今日所登東京及神戶之電報益信而有徵俄國雖日暫止協商之談判而欲觀測形勢今始覆答日本所要求之條款又將重新商議而日本皇帝不欲因議會攻擊政府之行動而牽制政府現定之政策故於議員之選舉遷延其期日而定以明年三月一日然日本不欲讓步於俄之心固堅不可拔蓋無疑也然則我輩於東方時局尙時時刻刻不免被震驚矣雖然以現在情形觀之恐俄日兩國不出於戰爭日本既能忍受俄國某官之播弄自抑制其恥怒以至於今日日本之大度包容誠可賞讚但惜其細情諸種電報不能報之而觀從日本各地所來之私報則日本人民強矯之特質尙未可謂今日已盡除而能全免危機者如上禮拜所傳哥爾克民之憤慨頗甚若日本內閣官員不明示以決然之心對抗俄國內閣官員其或羅刺客之每手乎故內閣主要之大員與夫元老政治家(如伊藤山縣井上等)其出入常有數巡捕保護之即可以見日本人民之憤怒也日本政府鑑於此次下議院之反對自今後至明年三月一日此數月內必盡力設法抑制議員候補者之激論蓋由俄國迂延答覆之期日以挑發日本之民之怒故慷慨激烈之演說可以得國民之同情焉然日本政府乘俄國讓步之時而和平了結亦可保全日本國家之榮譽矣

社說

告訴大眾

看官在此 我兄弟整日家裏事體忙得很 如今緣無故做出這張報紙給你列位看 到底是爲什麼呢 噯 糾纏起來不由人不哭啊 這幾天的中外日報 你們想必也看過了 但是看中外日報的大半都是念書人 我們中國還有許多男男女女却不能夠個個都會看 現在眼睛面前 一樁天大的事體 我若不告訴你們 實在挨不過 所以握着一把眼淚 做這白話給列位通知一下子 好教你早些預備啊 俄羅斯看想我們中國的東三省已經好幾年了 甲午那一年中國共日本打仗敗下來 那東三省的南邊一塊地本要割把日本 後來俄國出場對日本說着這東三省是中國根本的地方 你們日本不應該佔他的 那時候俄國兇得很 日本也怕了 就將東三省送還我們 俄羅斯自從此番說了幾句公道話 我們中國官場裏也就個個感激他 所以把旅順口大連灣都送他做個酬勞的禮物 你道俄國是真個公道人嗎 因爲這東三省地方是與俄國的西伯利亞地方相連的 那俄國本來有思想把個中國都吞在肚子裏 所以在西伯利亞開條鐵道已經開了好幾年了 他要想等這條鐵道開成功將來好運兵來佔東三省 要是給日本先佔了去他的鐵道豈不是白開了嗎 所以地借着幫助中國的名來攔阻日本 那時候日本硬他不過 只好答應了他 到這幾年那西伯利亞鐵道也漸漸的接近了 剛剛庚子那年我們中國又鬧了亂 俄國趁勢派了

一塊割下去 好個偌大的四萬萬英雄好漢 也要給人家做奴才 婦女給外國人奸淫 財產給外國人受用 自己的田園自己也做不得主了 自己的房屋自己也不能做居住了 唉 我們今天對你說了些沒有味道的話 料著你大家都是不耐煩 都想道外國人來呢 我門只管把門關起來在家裏躲躲 再不然門外撞一把順民旗也就沒事了 你門忙什麼呢 噯 約 可憐阿 你列位要曉得庚子那一年聯軍進了北京 那些人家也是個個關門躲在房子裡 那曉得外國的炮子是不怕你門門關得緊 一打要打開的 你們插了順民旗 他們不管帳 好的女人人家他要的好的房子他要的 黃的金子白的銀子他要的 就是頂沒用的男人人家都要替他當奴才哩 奴才當得好他也要打要殺 奴才當得不好他更要打更要殺 到這時候難道還同你講道理嗎 但是這樁事情怪不得各國 總是那俄國先惹起來的 所以各國跟着他 如今我也不怪俄國 只是因爲我全國許多男男女女大家不肯合力爭口志氣 死到眼前 還是狠命的自己顧自己 把公共要緊的大事丟在腦後 理都不理問都不問 所以那俄國纔敢老着臉皮來佔這東三省 如今別的話也沒有 我門做這張報紙的意思 是想把這俄國佔東三省的事體一一打聽出來登在報上 好教我兄弟門大家看看 看了這報便曉得現在中國十分危險得很 現在東三省的百姓這樣受苦這樣

許多兵佔東三省 得到和議定了各國都已退兵
軍單清議國兵一期挨一期不肯退去 起先還說
些客氣話 到現在索性翻臉把奉天省城重行佔住
了日本見了俄國這樣行徑 想起甲午那年受他欺
侮 如今你俄國却自己占了東三省 自然不答應
的 俄國也曉得日本不肯甘休 兩邊都預備出兵
打仗 但是現在的外國人家大家要想保護自己商務
務 所以很怕同人家打仗 如果調停得下來 大
家也都情願了事 因此兩國派了好幾個人商量這
樁事體 聽說這幾天差不多商量定了 你道他商
量的是什麼事呢 原來這東三省俄國是一定要佔
的 恐怕日本不依 因此就勸他道中國地方大得
很 我們只管佔東三省 你們也只管去佔福建罷
這時英國德國法國美國意大利國見他們俄日兩
國鬼鬼祟祟的天天商量佔中國的地方 也着了忙
都道俄國今日日本得了便宜 難道我們大家偷在凳
子上 眼巴巴的 看他吃這塊大肉嗎 中國人看
着這樁事體都不狠留心 大家還在蚊子裏頭睡覺
我問何不趁他睡覺時候 你我各分了一塊地方
呢 商量既定 那英國就先指着南京安徽湖北湖
南四省 那德國就先指定山東山西一帶 那法國
就先指定兩廣雲南 那美國還在那裏東張西望要
想據那頂肥的肉夾一兩塊 那意大利因就先指定
浙江全省 專等俄日兩國商議停當 大家就要下
手 噁約 可憐啊 好個笨大的中國被人家一塊

可憐 將來瓜分時候 我們全國的百姓都要做東
三省的人民呢 你們北邊人邊南人大家都要也好
早些預備預備 不要等到他們各國來瓜分了 那
時候哭也來不及哩 噁約 列位啊 你不要再睡
覺啊 你也不要再瞎鬧 你若只管睡覺 外國
人就要來瓜分了 你若只管瞎鬧 外國人亦要來
瓜分了 你各等的兄弟到這時候應該怎樣同心怎
樣協力怎樣預備怎樣勤緊去想法 且等我一
天一天慢慢的告訴你們 你聽了千萬不要丟在耳
朵後頭阿 噁約 可憐我的列位兄弟阿

現勢

這一張圖 叫做瓜分中國圖 前年有一個人從英
國新聞紙上譯出來的 瓜分中國四個字的意思
是說把中國地方 同切瓜一樣 一塊一塊的分去
分的是什麼人呢 圖上辟喻的 一個是熊
有橫霸無忌的樣子 占東三省地方 是辟喻俄國
一個是狗 有守住不放的样子 占長江一帶地
方 是辟喻英國 一個是蝦蟆 有任意收攬的樣
子 占廣東廣西雲南地方 是辟喻法國 一個是
蛇 有貪得無厭的樣子 占山東地方 是辟喻德國
一個是太陽 他的光線到福建地方 是辟喻日
本 一個是鳥 飛來分肥 是辟喻美國 這是乙
未年中國和日本訂約後 他們公議分定的樣子
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更改 也有說是添意大利國票



分浙江的 但他們雖是分定 並不是一刀切下
但劃定界線幾條 慢慢的從中搜括 卽如他說某
處地方不准讓給別國 是明明說是止可讓給他一
國 這就是劃定界線的話 他說某處的鐵路礦山
一定要給某國人建造開掘 這是慢慢搜括的話
把地方的利益搜括盡了 地方自然歸他了 這
是他們頂凶險的法子 叫做勢力範圍 也叫做勢
力圈 但這個法子究竟是緩的 我們地方上的入
漸漸明白起來 自己守住 他就没有法子丁 如
今俄國忽然借保守鐵路的名目 把從前駐防義和
團的兵 久留不去 兼且時時添兵 又放一個
東大總督 他所管的地方 就連我們的東三省在
內 東三省的將軍也被他拘禁了 地方官都歸俄
國的大總督調派了 賦稅都歸俄官收了 我們中
國的百姓 被他殺的殺 趕的趕 吃苦的了不得
這都是地方歸了他沒有人保護的緣故 但是俄
國雖然強佔 儻然我們中國的人不答應他 一定
要奪回來 不論奪得回奪不回 各國總有点公道
要幫助我們一点 偏偏我們中國管事的人 狠
不爭氣 不是貪俄國賄賂的 就是怕俄國勢力的
竟是爭都不敢爭 鬆鬆爽爽把我們的東三省送
給俄人了 但是管事的雖然這樣糊塗 這個地方
究竟是我們百姓的公產 要是我們百姓不答應
一定要和俄國打仗 一定要爭回來 那管事的也
就不能不拗過來 各國自然也要幫助我們百姓

意指 僞傳我們的百姓也是和管事的一樣糊塗
好好的地方白送了人 還是好像沒有什麼事的樣
子 所以各國的人都說道 從前我們約定瓜分
所以不敢一刀切斷 一是怕他們管事的臉上下不
去 一是怕他們的百姓 不答應翻起臉來 如今
照東三省的事情看起來 我們不用怕了 還是趕
緊下手 免得他們百姓明白過來 我們瓜分不成
給俄國獨占了便宜 得了形勝 他到可以侵入
我們的勢力圈了 因此各國商議幾次 要把那
一張瓜分中國圖實實在在爽快快的 做起來 我
們已經得了許多信息 就是中國字的新聞紙上
也着實登過幾次了 我們此刻再不自已想自己保
住地方的法子 一轉眼 他們各國的大總督都
了 兵船都進來了 我們再想法子 也就來不及
了 我們的俄事警聞社 就是爲此設立的 因爲
這一大半是不知道的 所以特地登在第一天警聞
上頭 請我們四萬萬的中國人 都開着眼睛看
着着心思想 恐怕不知不覺要趕緊去想法子了
翻譯這一張圖的人姓謝 是香港地方印的 五彩
鮮明 上海別發洋行寄賣 各位可以買一張 拿
回去給小孩子看 恐怕講到明白時 連七八歲的
小孩子 也都要發起憤來 各位年紀還麼大了
請想想看

癸卯十月廿八日

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十一月十六號

水曜

第二號

編輯所上海新馬路華安里

俄事警聞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

每張售錢八文送閱三天

本社廣告

同人因俄佔東省關係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此事之策社員見聞淺隘不足為全國耳目閱報諸君如有要聞迅請寄示俾得刊入報端普告全國

本社徵文廣告

本社鑒為各種社會代器其能盡之義務者之論說以備采擇同人不敢謀慮難周閱報諸君有熟悉此各社會情形者請選寄本社當陸續刊登題目如下 普告 國民一文 言一白話 告政府 告外務部 告俄國兵大員 告各省疆臣 告駐各國大臣 告駐俄國

社說

告政府

西哲有言政府者國民之公僕也斯言也吾驟以語諸公吾知諸公必不快於心以為吾所處之地位若其尊榮子所陳之名詞若是其賤辱以幾方貴以冠絮履不斥為莠言亂政將怒為玉石不分也

雖然諸公亦思公僕之義否耶蓋所謂僕者受人庸庸為人操役之謂也今夫几席之間奔走之任吾之力不能周治則役人焉以代吾之勞此僕事之至賤者也若夫億兆之民相聚而成國萬業悉各營生業其勢不復有暇以及其餘故不得不分財產以為租為庸役使若干人以代己身之治理而一切政教之任亦歸斯而委託焉由此觀之賤辱之任實比庸奔走之勞雖有

公使 告前日拒俄會會員 告義勇隊 告留學生
 告中國教育會 告身任教育者 告學生社會
 告各新聞記者 告各書局之編輯者 告革命黨
 告立憲黨 告保皇會 告獻世派 告和平變法派
 告守舊黨 告州縣官 告洋務人員 告幕友
 告各省紳董 告科舉家 告村塾師 告文人墨客
 告道學先生 以上文言 告全國父老 告全國
 兒童 告全國女子 告農 告工 告商 告寓南
 洋及美國商人 告寓日本商人 告各會黨 告馬
 賊 告各省富民 告候補官 告捐官者 告將弁
 兵丁 告小工 告漁 告江湖術士及賣技者 告
 娼優 告無業游民 告乞丐 告吃洋飯者 告出
 家人 告媚神佞佛者 告作善舉者 告闊少 告
 教民 告仇教者以上白話 告東三省居民 官話
 一告北京人 京話 告湖南人 湖南白 告江浙
 福建人 白話 告廣東人 廣東白 告滿人 官
 話 告蒙古及西藏人 官話
 此外如有崇論宏議詩歌小說凡關涉俄事者不拘體
 裁均請惠寄本社刊登報端幸甚

對俄同志會廣告

同人擬組織對俄同志會以研究對付東三省問題之
 法閱報諸君表同情者請開姓名住址投函上海新馬
 路華安里七百零三號一軍警聞社報名以便隨事時
 函請出席

輕重易難而皆受役於人以爲人之僕僕而確然直致
 一也吾觀美國總統之公事布國民者必於履歷署公
 僕之名稱而不敢稍失其實吾固知諸公未嘗從學西
 文不欲以旁行之名詞混塵清議然諸公試一詢深於
 西國文學者當知吾言之不謬也吾又觀漢書以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兩言爲極盛之名譽此即盡義務於國
 民而能完公僕之天職者也然則諸公尙何嫌何忌而
 以公僕之名爲恥辱耶

諸公且無謂公僕之職分可輕易而盡也蓋司一國之
 政治與司几席奔走其難其易迥然殊絕其智力材能
 與司几席奔走者相較則必有萬與一之比例故諸公
 之俸給與夫几席奔走者亦必有萬與一之懸殊此理
 之明曉易見者也諸公既當此重任受此重俸曷暇取
 容赦進旅退無所建白即可以爲盡職乎即可食其俸
 而不愧乎國之存亡事之利害漠然無動於中厚貌飾
 情以蔽庸愚之耳目此可以稱公僕之名稱乎吾聞義
 大利國自羅馬分裂後受虐於奧者歷千百年今日光
 復故物亡而復存誰實尸之則嘉富爾能盡公僕之分
 也德意志列邦散處無有統紀數受外禍普魯士亦列
 邦之一一旦偪與屏奧勝法統合列邦而爲雄長諸實
 尸之則俾斯麥能盡公僕之分也斯兩人流聲寰宇顯
 功奕世其智力材能超過尋常必非諸公之郎郎學步
 所能企及吾誠不欲以此責難於諸公然吾所以諄諄
 然而爲諸公道其事者蓋以今日中國雖如彼舟楫
 涸之中然猶未若義大利之亡已千百年若普魯士以

敗挫之餘而抗法奧以列邦之等夷而圖雄長比而論之事勢之難易固有顯而易知者也然則諸公之材力智能就令不如嘉富河俾斯麥而今日者誠能祛除晏安耽毒之念而實行忘私忘家之言殫忠竭誠鞠躬盡瘁以救滅亡其必有裨於危亡之局昭昭明矣

諸公亦知今日之時勢乎亦知今日中國滅亡之機之所在乎夫瓜分之言傳之已久範圍之說載在約章諸公久在政府諳習交涉亦既聞之熟矣凡此者吾不暇屑屑爲諸公言也吾今所欲言者即俄羅斯佔據東三省一事自有此變而瓜分之禍乃速其成範圍之約轉成楔子矣當九月間俄人重佔奉天之時朝野震聳舉國驚動吾意諸公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必改向日之因循而爲救死扶傷之計故袁制軍之入觀謁提督之召見王協揆之出政務那尙書之入外部舉國之人咸測之曰政府必有非常之舉動必將悉力以拒俄因默猶

鬬况我國乎當時東西各報亦咸言政府有拒俄之心必將出兵與俄決戰且言中國今日未免滅亡必奮然拒俄使各國知中國尚有抵抗之力即可少緩瓜分之禍蓋各國欲瓜分我土地本爲均勢起見惟恐一國獨佔張其勢力今俄人首先發難他國未有不急步其後以圖其均勢者我苟悉力抵俄奮而出戰諸國見我不肯任俄佔據出死力以抵禦即可紓其隱伏之謀而息瓜分之禍其利害關係淺智之士皆能稽數以決之矣夫利害之關係如此而瓜分之迫切如彼吾誠不料諸公遲之一月有餘而竟尸戶瀟瀟絕不一決以出救死

國民治理者之一徵識一坐席而已蓋吾不向諸公發明此理則諸公必以吾言爲出位而不知我固出資財之一分以爲租爲庸供諸公之俸給固儻然一主人翁也

嗚呼加塞基之亡也不亡於漢尼巴與羅馬宣戰而亡於加塞基之執政者受羅馬重賂以仇爲友走死漢尼巴迨至羅馬一舉兵而加塞基遂以夷滅明室之亡也不亡於逆璫流賊而亡于方從哲執政時之兵備廢弛部府空虛松杏一敗國隨以滅也諸公諸公何苦欲爲加塞基之執政而坐視國滅乎諸公諸公何苦欲爲方從哲而令國以滅乎

要聞

●要緊電報○西歷十二月十四日即中歷十月二十六日日本東京來電云上禮拜六夜俄國回答日本政府之事項措詞頗爲淡漠於兩國所爭要緊之處大有軒輊此後兩國必須再行續議刻下恐難得頭緒同日英京倫敦來電云日本解散下議院一事可爲日本政府欲以稍平了結之明証且日本政府既無下一院主戰之掣肘即可隨心所欲以結成協商之局故京之人聞日本政府解散下議院之事甚爲歡欣鼓舞同日倫敦電又云法國外部大臣在內閣宣言謂俄日交涉之事十分之九可以和平了結且兩國於此均甚滿意 以上譯十二月十五號字林西報
西十二月十四日倫敦電俄國那阿野夫列苗報海參

之策束手橋舌以待慘割何也諸公豈猶狃於甲午庚子以後偷息旦暮之故習以爲有一日之安且安一日有一日之厚實且享一日吾年垂暮大禍之來自後人富之吾身之富貴終可保也(此數語爲某故相告其友之言)嗚呼火已及屋盜已入門覆巢之下甯有完卵滿需之虱與豕俱焦諸公宅心若此吾不復有言者矣

雖然吾非異國之人也吾固神明之胄黃帝之子孫衣冠帶文物聲明于此土者已數千年吾固不忍效諸公之厚植其私不恤國滅束手橋舌以待人之割割肢解也諸公獨非與我同處一國同嬰亡國之痛者乎諸公果亦有櫻心之痛乎則當思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吾今者之莊言諷言婉言疾言無一非哀鳴無一非善言也諸公苟知吾之言爲哀鳴善言則則知吾今日之言有不能自己之故則胡不稍啓一隙之明發一日之天良以靜聽吾之哀鳴善言而急圖救死之方也吾之言亦曼衍矣然吾所以將言之意固千轉而萬曲而吾所以爲救死救亡之策者則一以蔽之曰悉死坑俄即可稍舒瓜分之慘而已

諸公得無疑吾視政府爲公僕以爲陳義過高乎以爲怪誕不經乎吾知諸公之意必曰我之官皇上所賞賜也我之俸祿皇上所給予也我之進升某恩相所栽培也我之錫甲某老帥所予拔也與國民何與吾亦知諸公存心如此故必申言國由民立而諸公所安富之祿原皆出於國民諸公所視爲尊榮之位秩品級不過代

蒞訪事探知極東大總督阿力客塞夫已改期於明年西正月始歸聖彼得堡 譯西十二月十五日上海泰晤士報

路透電日本駐英公使彼得俄國答覆日本之訊知無礙於國際間之和平

西十二月三日聖彼得堡電俄日協商已定日本已承認俄在滿洲之勢力惟無損日本商務而已其在韓國之交涉俄欲保韓獨立日本又欲於韓國有自由舉措之權利中韓問題在中韓兩國之利害自較俄日爲重然兩國無力抵制一惟俄日之所爲而已

同日聖彼得堡電俄日協商之結果日本已允俄國駐衛軍於韓國之漢陽又界俄國以他種在韓之權利以上譯西十二月十五日文匯報

●玩弄政府○探聞政府諸公以東三省事各國不肯出而調停束手無策某大臣遂建議割黑龍江一省畀俄而易回吉林盛京兩省商於俄國駐北京欽使俄使以甘言啖之曰中俄兩國素敦睦誼俄國決無佔中國土地之心中國切不可聽各國之挑播致壞中俄睦誼其言如是真玩我政府於股掌之上矣

●掩飾眼前○北京來函云政府欲將東三省改設行省置巡撫藩臬等官擬以籍隸漢軍之趙中丞爾巽爲撫巡蓋以爲如此辦法則東三省之地名因屬於中國日後或可徐徐收回政權不識俄人亦肯肯否

●兩宮大喜○聞駐俄使臣胡惟德前日電告外務部言俄皇因各國注視其在東三省之舉動遂從其外部

大臣之言將極市總督阿列客塞夫召回俄京似有與中國和平了結之意云云 兩宮得此信息遂大喜接俄人無不與中國如何和平了結必不肯將已佔之地交還中國西國三尺童子皆能明言其理而 兩宮顧慮以大喜恐朝廷之上不復有拒俄之心矣

●使臣忠告○聞駐日本使臣楊樞日前電告政府言俄日協商將成此後中國土地主權益不堪設法挽救云云

●慷慨上書○探聞某御史前日上封奏言東三省事當速決定拒俄之方策萬不可聽某國甘言請其調處一切對待之法我當自主之若再蹈膠州灣之覆轍則大禍立至矣

社說

告全國父老

我們昨天出的一張俄事警聞 你們老年紀人也應該總看見了 你們可要想法子不要呢 我想你們都活了七八十年年紀 經過的事情也不少了 該不至於像這種沒知識的年輕人 還拿這種事不當事的了 不太平的事情 你們經過了也不止一次 你們應該可以相信我們昨天說的這些話 並不是故意造謠言來恐嚇人的 道光年間 英國人因為我們中國燒了他們拿來賣的鴉片烟 他就攻打我們浙江蘇州地方 咸豐年間英法兩國打天津打到北京 皇帝也跑了 光緒十年 法國因為

以過了幾時就沒事了 現在外國瓜分了中國 中國恐怕就不會再有好日子過了 不是一家子的人 自然不會是一條心的 你就看我門中國這一省的人 對了那一省的人 尙且不能沒有欺心哩 何況外國人拿中國的地方奪了去 我們還有好日子過麼 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我也不用多說了 就要勸你門各人自己教訓自己的兒子孫子 總要大家出力抵當這件事情 怎麼抵當法呢 就是 是有錢的出錢 有力氣的出力 各處辦團練 同俄國人拚命 斷斷乎不要讓他佔了東三省去 那麼各國也就不敢看輕中國 自然不這樣欺侮中國了 我勸你門出錢出力出去同俄國打仗 恐怕你門還說 我門因為人要遭難錢財要被搶 所以怕打仗的事 你又勸我門自己拿錢出來助餉自己當兵同俄國人打仗 他們還沒有殺到我門 搶到我門 我門倒自己丟掉自己的錢 又送去給他們殺 這豈不格外不合算麼 唉 你門經過的事情很多了 你看歷來不太平的時候 各處地方 有自己來錢出力把守的 有各人願各人四下裡跑到死的人丟的錢是把守的地方多 還是四下裡跑的地方多呢 這麼一比較 就知道把守是狠有效驗了 說到這裡你門又要說我門老了 不中用了 不能幹這種事情了 但我看各處的風氣地方上要辦點事情 總是老成人主持的 有許多少年熱心要放點事情 被老年人阻住的 你門既然明白

安南的事情 打我們福建 光緒二十年日本因為高麗的事情 奪了我們臺灣 二十六年 因為義和團的事 英國法國德國意國奧國俄國美國日本八國的兵到北京 皇太后皇帝都跑到陝西關你們都經過了的 你們可不要以為外國人同我們打仗 至多不過一二省的人遭殃 要曉得這個彷彿一個人生病 一連生了好幾場病要想法子治到了總有一回病得死過去的 你們現在再不想法子把中國救回來 這回就要給外國把我們國度通通奪去了 你們也不要以為中國地方儘管給人家奪去 我們百姓是不緊要的 你想你們經過這許多回不太平的事 遭難的地方 那一處的人 不是死的死 逃的逃 房屋錢財 燒的燒 搶的搶 苦的了不得的 你們也不要自己以為是風前的燭 草上的霜 過得一天是一天 拿這種事情不放在心上我看你們年紀雖老 人人都還有兒子孫子 還在那裏望他們成家立業 教他們學本事尋飯吃 要曉得你們雖然年紀老了 你的兒子孫子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過一輩子的 你們聽了我這許多話或者還要說 這是氣數 着急也不中用的 兒子孫子一時雖受了苦 却數過了就好了 唉 父老 你們這個意思是大錯了 天下事情 都是要人來做的 現在中國弄到這步田地 都是你們年輕時候委心任運 得過且過 鬧出來的 你們雖然也經過不太平的事 這還是一國裏頭的所

這件事是應該做的 雖然自己老朽不能幹了 還該盡力窺擬少年人拚命去做 果然窺擬得成功 你們父老的責任也算盡了

外論

對付中國的法子

中國東三省的事件 我們日本人議論的很多的 但是替我們日本想百年大計的很少 百年的大計還沒有立 就要定眼前的辦法 是斷斷不行的 保全中國 保全中國 算是我們日本人一句成語 照我想起來 是做不到的 大房子要倒坍的時候 斷不是一根木頭就撐得住的 中國要亡 一個小小的日本 能保全他麼 我二十四五年前 就做一篇論 說分割中國的法子 人都說我荒唐 那時候我的論 說中國應該分作三分 像漢朝末年三國的樣子 這是照中國的風土人情看起來 一定不能合的 一就強合做一國 是很難保全的 日本人喜歡說 我們和中國是同種的 是同文的 一用這種話敷衍敷衍中國人 還可以 要是認真 照這個意思去幫助中國人 那就是欺騙了 我想現在的議論 很像日本維新前 那時候有人要把朝廷和幕府連合起來 我就說辦不到 要保幕府 就不能把權給朝廷 要朝廷有權 就不能不推倒幕府 這是像水和火斷不能連合的 如今對付

中國的議論 也和這個一樣 要保全中國 便要各國讓出利益來 各國要占便宜 中國便要吃虧 我的意思 俄國既然占了東三省 我們日本也照樣的占他一處便了 或是福建 或是別的地方 我們也好造鐵路的 他們英國德國法國 那一國不是這樣想呢 這一篇論是日本人名字叫福地源一郎的做的 載在他們十二月的太陽報上

追記

俄人奪哈拉賓

却說庚子年北邊開義和團的時候 那時東三省也有義和團 鬧個不了 到六月間 俄國有個將軍 名叫古羅麥可符 領了兩隊兵馬 借了打義和團做名目 就把黑龍江的哈拉賓地方奪去 各村莊的百姓 見了俄國兵來 無論男女老幼 都想跑到別的地方去躲難 俄兵看見躲難的百姓 就追上去 逢人便報 有斷手的 有斷腳的 弄得滿地都是死人的尸首 太陽晒了臭得不能近人 這是那年俄歷七月十三日的事 到了二十一日 俄國的兵 又從尼可利斯克地方殺進來 第二天又到了二十多隻輪船 俄兵到這個時候 就格外狠起來了 又把亞支喜跟馬支哥兩個地方奪去 村莊上的房子全被俄國人燒去 姦淫婦女擄掠錢財 那地方百姓受的苦楚 也講不了 俄國把哈拉

曾經到黑龍江玩過一遭 有一天住在卜魁城 有個老年紀人從黑河口來 跟平原先生住在一家客店裏頭 兩個人談談 老年紀人就拿出一張紙來 給平原先生看 對着平原先生哭 說這是我們主人名叫張廷標臨死時候做的 我們主人是山東大戶人家 祖上下來都是讀書的 在十五年前頭 我們主人曾經拿過九萬銀子放在漠河金礦的乾東廠做本錢 庚子年拳匪的事情起來 我們主人正在齊齊哈爾地方 聽說將軍壽山要全俄國打仗 他就趕緊帶了家眷逃難 到得伯都訥 壽山的兵已經打敗 俄國兵到了 拿住了女主人 要姦淫他 女主人不肯 五六個俄國兵拉着他走 主人在後頭跟 走了里把路 女主人儼着拔了俄國兵腰裡掛的刀 刺死了一個兵 俄國兵恨極了 拿着刀亂砍 女主人儼着罵 就被俄國兵砍死了 這一條沒有講完 明天再講



寶奪去之後 槍的百姓的錢財 不知有多少多少
哈拉賓有個財主 名叫劉溫 家裏的錢很多
俄人到了那地方 就把他的錢一齊搶空了 所有
的金銀財寶都被俄國人用大車子搬回去 總共用
了二十幾輛車子 所走的地方 都放起火來 百
姓避也避不及 好像雀子怕鷹一般 到了晚上
那百姓沒有房子住宿 餓死的 凍死的 不曉
得有多少 爾門列位聽聽 東三省的百姓 給俄
國人遭踢的苦不苦 這也不單是東三省 不拘什
麼地方人 要是各顧各的 眼看著別地方人受這
個苦 由他去受外國人虐待 不曉得幫帮他 各
國看我們中國人容易欺侮 沒有人打抱不平 瓜
分之後 各處的人還都要像東三省哩

雜錄

張廷標死的情形

來稿

庚子年七月裏俄國人佔了黑龍江地方之後 曾經
有一回 一天功夫 在黑龍江裏頭淹死了我們五
六千個中國人 這種慘酷的事情 日本各種報上
講得很多 可惜我們中國人看見這種事 倒是
一理會都不理會 日本有個人 名叫平原嘉介
是唐津地方的人 他自己說他的祖上本來是中國
人 這唐津本是唐朝時候 他們同中國通商的地
方 我們生意人長住在那裏 不回來 這事情也
說不定的 這位姓平原的先生 在壬寅年三月裏

